吃培根呢，還是不吃？

黃維樑

自由談

培根（Bacon）說的「知識就是力量」，是超級名言；與培根同代的莎士比亞，明年是他逝世四百周年紀念，其名著《哈姆雷特》將又是文藝界大論特論的話題。偉哉文學！上月讀報，卻眼前一黑，驚見培根與小哈姆雷特竟然成爲毒物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世界衛生組織屬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發表報告，將香腸、火腿、煙肉等加工肉製品列爲「致癌物」。有人把bacon（煙肉）翻譯爲「培根」，而Hamlet（哈姆雷特）一詞由ham（火腿）與let（英語詞尾，是小的意思）合成，Hamlet可戲譯爲「小火腿」。

知識就是力量，知識也使人彷徨。香腸、火腿、培根是西式早餐最基本的肉食，而這些美味食物卻會致癌。不吃這些，改吃牛肉羊肉吧，但世衛把新鮮牛羊肉等紅肉也列爲「較可能致癌物」。不知道這個報道的人（其實加工肉製品可致癌早有其說），吃豬啖牛誠一快，致癌不致兩不知（王安石有詩句「鬥雞走狗過一生，天地興亡兩不知」）。知道了，反而會猶豫。吃培根呢，還是不吃？吃火腿呢，還是不吃？咦，這豈不正是「小火腿」哈姆雷特的矛盾。在這齣莎劇中，最有名的台詞就是「To be, or not to be?」香腸致癌，鹹魚也致癌。華南有報章訪問過一些廣州人，頗多人表示愛美食者不懼。

北美肉類協會回應世衛報告稱，該致癌結論「過於聳人聽聞」，我們仍需繼續研究。知識使人彷徨，但知識仍然是力量。

曼德拉與中國醫生

陸苗耕

外交圈

曼德拉對中國政府和人民十分信任。一九九三年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（非國大）國際部曾向我國駐南非研究中心提出，希望中國方面爲曼德拉物色一名中醫保健醫生，以利他的身體恢復。當時我任中國駐南非研究中心副主任，讓我辦理此事。我們即與國內有關部門聯繫。國內很快給予答覆，選派了時任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副院長羅才貴大夫。他剛過不惑之年，既有豐富臨床經驗，又懂英語。非國大國際部非常感謝中方的積極合作。大家都知道，保健醫生是領導人的貼身人員，這充分展示了曼德拉和非國大對中國的高度信任和友好。在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五年間，羅大夫以推拿按摩治療法治療曼德拉的慢性病。二十七年牢獄生涯給曼德拉留下了慢性腰椎痛、頸椎病、骨性關節炎等疾病。

羅才貴大夫說，當時曼德拉已經七十六歲，正處於競選的關鍵時期。在初次見面的當晚，羅大夫就開始了對曼德拉的治療。

時間久了，兩人彼此更熟悉了，羅大夫經常和曼德拉在同一張餐桌上吃飯。羅大夫回憶說，曼德拉吃飯時準備演講稿，餐桌上的所有人會幫他比對時間，控制演講長度。他與身邊人員相處很融洽。

曼德拉對中國很關心，他說，一九九二年他作爲非國大領導人首次訪華，中國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那次訪問後，他更喜歡了解中國的情況。他曾主動問及羅大夫：「你們中國改革開放之初，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我不太好理解。」羅大夫向曼德拉解釋說，中國通過土地承包責任制能夠充分調動農村老百姓的積極性，從而解決他們的溫飽問題。曼德拉聽後說：「這倒是一個道理，今後我還要慢慢汲取中國的經驗，不斷加大改革的力度，進一步建設好新南非。」

曼德拉還同羅大夫談起中國對非洲的援助，特別關心中國對非洲國家的醫療救助。他讚揚中國的醫療援助在非洲國家實現了中醫和西醫的互補。

經過一年的治療，曼德拉從當初走路不太穩健，恢復到行走很自如，甚至可以與民衆一起慢舞。曼德拉盛讚羅才貴大夫有一雙「金手」。羅大夫說：「曼德拉在我心中是一位偉人，但他在做事、待人、方面是那麼平易近人。」

曼德拉是一位非常富有人情味的偉人。羅大夫在曼德拉身邊工作不久，當他得知羅大夫單身一人在南非，隨即命令非國大國際部官員，盡快安排羅夫人來南非與羅大夫團聚，並囑咐切實照顧好他們的生活。不久，羅夫人非常順利地來到約翰內斯堡。非國大當時在物質和財政方面困難甚多，但對羅氏夫婦的生活起居等方面予以熱情周到的安排，專門安排了兩居室套間，羅氏夫婦對此十分感動。當時我國剛解決中國外交官帶配偶的長期困擾的難題，中國援外專家帶配偶問題尚未啓動，中國專家們很羨慕羅大夫一出國就獨享此優裕待遇。當時，我與羅大夫往來較多，問他生活上有什麼困難，羅大夫總是高興地說，非國大安排得很好，請研究中心放心。

羅大夫任期屆滿即將回國，曼德拉在百忙中堅持親自接見羅醫生夫婦，後來還寫了感謝信，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。他曾幽默風趣地向羅大夫說：「你可以留在南非行醫，打出爲我治病的牌子，肯定來診者衆多，是個發財的好機會呵！」羅大夫愉快地答道：「我國內還有事情，感謝您的盛情。」曼德拉聽後莞爾一笑，多麼可敬可親的老人啊！

南黃古道

馬浩亮

繽紛華夏

在中國東南，有一條與西南至西北的茶馬古道一樣古老的古商路，那就是位於浙江天台的南黃古道。與茶馬古道的蒼涼孤寂相比，這裏的主色調是暖的，由錯落有致的石塊鋪砌而成的古道，九曲十彎，蒼松丹楓，巨樟飄香，寧謐而淡然。

南黃古道起於天台縣南屏鄉前楊村，止於臨海市黃坦大泛村，修建於北宋初年，迄今已有逾千年的歷史。一直到清代，它都是浙東重要的民間商貿通道，主要運送食鹽、綠茶、布匹、絲綢、瓷器等大宗商品，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經濟文化交流走廊。乾隆皇帝曾命宮廷畫家錢稼軒前往繪製《天台八景圖》，其中就有南黃古道的身影，御筆題爲「南山秋色」。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，隨着現代公路的完善，南黃古道逐漸喪失了交通功能。

如今，這裏成爲內地保存最好的楓葉古道之一，已列爲與北京香山齊名的全國八大賞楓基地之一。時近深秋初冬，沿着南黃古道緩步前行，兩邊遍植的楓樹，經霜的葉子已經泛黃，片片翩然落下，完成一年一度的生命輪迴。與路邊低矮的灌木黃綠交錯，在秋日午後的光影下斑駁閃爍，山風徐徐穿林而過，宛若一曲低回的詠嘆。

南黃古道的周邊，古樸的石拱橋連接着小橋、流水、人家。白牆灰瓦的古村落，暮鼓晨鐘的國清寺，傳說不盡的濟公殿，紀念東漢大儒、廉吏楊震的「四知堂」，散落在層巒曲水之間。儒、釋、道、商種種文化，滋潤着千年古道的人文光華。這裏是濟公的家鄉，相傳這位後來的癲僧七歲時就吟了一首詩：「外庵清淨地，翠屏廣慈心。獨看楓葉落，晚鐘醒凡塵。」千年一轉身，楓葉依然飄落。挑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，馬幫踏出草地上的蜿蜒小徑，都引人去追憶憑弔昔日江浙人文薈萃、商貿繁華的背影。

拾級而上，登上高處遠眺，頓時豁然開朗。天空高遠，秋山寂寥，「蓮花梯田」層層疊疊，在霧靄氤氳與炊煙裊裊之間，分外壯觀。這裏的梯田擁有近萬畝，五萬多坵，是全國最大的梯田群集，且落差近千米，色彩四季變化，春疊黃帶，夏翻綠浪，秋壘金階，冬盤雪龍，美不勝收。

古韻鄉村鑲嵌於山野之間，梯田鐫刻着農民的勤勞。田裏正在刨挖生薑的老農，鬚髮已花白，布鞋沾滿濕泥，見筆者在旁「參觀」，便用難懂的鄉音比畫半天，後經路人「翻譯」才知，老者說若筆者喜歡的話就隨便帶些生薑回去。一種未經銅臭侵染的淳樸，讓人感動。而這正是久居都市的人所追念的田園詩般的「鄉愁」裏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不標榜崇高，也不渲染流行，只是在大自然的日出日落、季節變換中緩緩流動。

距南黃古道一公里的山頭鄭村，宋代開基，興盛於清末近代，村中現存有千年古樹群、十多個明清時代四合院、十餘幢百年洋房和千米老街，成爲各方遊客嚮往的「夢裏老家」。就像每一處業已或即將被開發的旅遊景點一樣，如今各路資本也都盯上了古道、梯田，開發鄉村民宿，建設酒店園區，當地的民衆也樂於借此增加收入，改善生活。所幸的是，當地在發展的過程中注意到了保護傳統村落和所蘊涵的生活美學，算是難能可貴。南黃古道中，守望鄉愁，歲月靜好，惟願不要拋棄。

深秋初冬，南黃古道上楓樹的葉子已經泛黃　（作者供圖）

南黃古道周邊的蓮花梯田　（作者供圖）

未刊印的魯迅手抄古籍

顧農

文史叢譚

魯迅輯校的古籍大部分已經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《魯迅輯校古籍手稿》六函之中；根據當初的計劃，還有一個第七函，擬收入下列抄本：《出三藏記集》、《易林》、《易林丁晏釋文》、《墨經正文》等四種，此外還有《叢書目錄摘抄》、《遂初堂書目》、《於越有明三不朽圖贊》等幾種不擬收入。後來大約是因爲經費原因，這個第七函沒有出版（詳見徐小蠻《〈魯迅輯校古籍手稿〉成書過程與思考》，《上海魯迅研究》第六輯，百家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七月版）；將來會不會出，無從得知，中間擱置已久，恐怕難了。現將這幾部書簡述如下，猶過屠門而大嚼，或亦可供關心此道者參考——

《出三藏記集》，凡十五卷，是現存最早的佛經目錄，南朝高僧僧祐撰，著錄了佛教典籍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八卷，此外還有許多經記、經序和僧傳，保存了大批佛教早期文獻。魯迅一度大讀佛經，研究佛教，對有關文獻自然也非常關注，遂親自抄錄了此書。

《易林》原是漢人焦延壽所著的占卜之書，但「文辭雅淡，頗有可觀覽」（黃伯思《序》），很可以當四言詩來讀，後來其文學價值反成爲它的主要意義了。錢鍾書先生說：「卜筮之道不行，《易林》失其要用，轉藉文詞之末節，得以不廢。如毛本傅皮而存，然虎豹之鞹，狐貉之裘，皮之得完，反賴於毛。」（《管錐編》第二冊，第五三九頁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）中國古代多有其他方面專著轉化爲文學名著者；魯迅似乎已早已注意及此，故特意抄錄了一份《易林》。

《易林丁晏釋文》，此是清代學者丁晏研究《易林》的專著，魯迅在關注《易林》時一道予以抄錄。

《墨經正文》，魯迅此本是從清人鄧雲昭校注的《墨經正文解義》一書摘抄而來。《魯迅日記》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七日記：「午後季自求來，以《南通方言疏證》、《墨經正文解義》相假。」一月二十二日又記：「凌晨寫《墨經（正文）解(義)》，殊不佳。」不佳爲什麼還要抄寫一份呢？原來鄧氏的解義雖不高明，而他對正文的整理卻自有一日之長，魯迅後來在自己的抄本前有一題記道：

鄧氏歿於清光緒末年，不詳其仕履。此《墨經正文》三卷，在南通州季自求天復處見之，本有注，然無甚異，故不復錄。唯重行更定之文，雖不盡確，而用心甚至，因錄之以備省覽。六年寫出，七年八月三日重閱記之。

按鄧雲昭《墨經正文解義》凡三卷，上卷爲《經上》、《經說上》，中卷爲《經下》、《經說下》，下卷爲《大取》、《小取》。這些乃是《墨子》一書的一小部分——《墨子》今本凡五十三篇，鄧氏所取的六篇，習慣上稱爲「墨辯」，其中多錯簡，最爲難讀（《大取》一篇尤甚）。胡適認爲這六篇出於「別墨」，也就是後期墨家的作品（詳見其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第八篇《別墨》）；魯迅非常重視墨家，主張首先要把原文的本來面貌研究清楚，所以對鄧雲昭用心整理這六篇的原文持充分肯定的態度。

《叢書目錄摘抄》，中國古代叢書甚多，頭緒複雜，爲了方便讀者使用，先後出現過多種叢書目錄，如《匯刻書目》（清人顧修編）及其續編（傅雲龍編）、增訂本（朱學勤編）；民國初年楊守敬、李之鼎等又輯有《叢書舉要》，如此等等。魯迅的《摘抄》大約就有關各書摘錄而成，當是供自己用的工具性目錄。

《遂初堂書目》乃是南宋大詩人、學者尤袤（號遂初居士）的私家藏書目錄，頗有名，清人潘仕成編刻《海山仙館叢書》，將此書目高列爲第一種。魯迅熟知此書；而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初，他在京師圖書館的藏書中看到一批殘缺不全的明代抄本《說郛》，發現這裏所收的許多古書同清代以來通行者很不同，幾種小說尤其是如此，於是趕緊抄錄下來作爲研究的資料；抄本《說郛》卷二十八所收的《遂初堂書目》，也與通行本大不相同，於是順便也抄了一份，前有題記云：

明抄《說郛》原本與見（現）行刻本絕異，京師圖書館有殘本十餘卷。此目在第二十八卷，注云：一卷，全，抄。海昌張閬聲又假得別本，因複假以迻錄，並注二本違異於字側，雖敝誤甚多，而甚有勝於海山仙館刻本者，倘加讎校，則爲一佳書矣。十一年八月三日俟堂燈右寫訖記之。

卷目又有一行補記道：

《說郛》無總目，海山仙館本有之，今據本文補寫。八月三日夜記。

所以魯迅寫成於一九二二年的這一文本已不能僅僅看成一個抄本，他已經做了一些校勘整理的工作，雖然遠不充分，但已有一定的學術含量，足供今後進一步整理之參考。

《於越有明三不朽圖贊》，此書是明清之際張岱所著的插圖本紹興先賢傳記，有乾隆刻本、光緒刻本、民國鉛印本等等，各版書名小有出入，圖像也有所不同。魯迅曾藏有此書的乾隆刻印本，一九一二年五月到北京以後不久又「補繪《於越三不朽圖贊》闕頁三枚」（一九一二年六月六日《魯迅日記》），次年夏回紹興省親時又「補繪《於越三不朽圖贊》三頁，屬三弟錄贊並跋一頁」（一九一三年七月十日《魯迅日記》）。這些手跡現藏於國家圖書館。到一九一四年二月四日，魯迅又購「陳氏重刻《越中三不朽圖贊》一冊，擬作副本，或以遺人」，第二天他就將此書贈送給同鄉好友許壽裳（均見《魯迅日記》）。陳氏重刻本指山陰陳錦光緒戊子（一八八八年）重刻於湖北者。到一九三五年，魯迅又曾買過一本《明越中三不朽圖贊》。他對此書之愛重實在非同尋常。周作人也非常關心此書，專門寫過文章，後收入《書房一角》一書。

近年來研究魯迅手稿受到比過去大得多的重視，將原先擬議中的《魯迅輯校古籍手稿》第七函補充印出的機緣，也許可以出現了吧。

包公魚

李丹崖

風物志

合肥，是包青天——包拯的故鄉，在合肥市區，有一條河，名曰「包河」，包河裏產兩樣東西，堪稱雙絕：一曰蓮藕，二曰鯽魚。這裏的蓮藕，脆而無絲，寓意包公一生無私爲民；這裏的鯽魚，白嫩如雪，寓意包公一生清白，出淤泥而不染。後來，人們爲了發揚傳承包公精神，把包河裏的蓮藕與鯽魚放在一起，做成了一道菜，名曰「包公魚」，深得食客們的喜愛。

包公魚，與一般的鯽魚不同，包河裏的鯽魚，大都黑背，如此黑背示人，有一些「鐵面無私」的意思，大概是受到了包公精神的感染吧。

食色，性也。人的精神習性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食物改變的，食物改變性格，不是嗎？早些年，吃生魚片的日本人，骨子裏流淌着不安分的侵略精神；吃五穀雜糧的中國民衆大都心地善良，勤勞勇敢；吃齋念佛的，大都清心寡欲；吃生猛海鮮的生意人，大都往人們想不到的地方涉足。

如此說來，吃包公魚，是能讓人心裏安寧的。

我在包河附近的包家食府吃過一次，味道極其鮮美，鯽魚入口即化，湯汁有荷的香氣，食之神清氣爽，令人耳目一新，不像現在的許多菜餚，讓人吃起來，暈暈乎乎，總給人一種「腦滿腸肥」的感覺。

包公是怎樣的人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官場裏的俠客；這又偏偏像極了鯽魚，多刺，遇見不平事，總要扎你一下，讓你知曉牠的厲害；蓮藕呢，秉性我們早已了然於胸，高潔出塵，無人不愛；據說，做包公魚，下面還要墊上一層豬肋骨，一方面是墊底防止糊鍋，另一方面取的是「要留風骨在人間」的寓意。

吃過包公魚之後，身爲吃貨的我，曾專門向大廚請教過該魚的烹飪方法，粗略記錄，大致如下：

小鯽魚若干條，包河藕一段，葱薑段少許，醬醋列陳。用荷葉包上拌好佐料的鯽魚，鍋底放上豬肋骨，上鍋來燉，待湯汁熬得差不多的時候，換小火來燜一下，然後倒扣在盤子裏，放涼，淋上芝麻油，即可食用，味道來得爽快，絲毫不掩飾，不修飾，直挺挺地美。

據說，這道菜，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毛主席十分喜愛，在視察安徽時，曾專門命人做過此菜，食後讚不絕口，還專門向大廚贈送了蘋果。在那時候，獲主席送贈蘋果可算是最好的禮遇和祝福了。

包公魚之美，感動了領袖，更何況我們這樣過日子的小民。

清澈的包河是一片明鏡，天光雲影裏，投射的不僅是清廉文化，更有一重與衆不同的美味在裏面。其實，清心寡欲，不光是對於官員，對於平民來說，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美味呢？

祖師爺不賞飯

陳魯民

人與事

舊時，倘若師傅教來教去，徒弟就是不開竅、學不懂，師傅覺得徒弟不是這塊料，學不出來，就會在辭退他時委婉地說：沒辦法，祖師爺不賞你這碗飯，還是改行學別的吧。

祖師爺不賞飯，用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你在這一行沒優勢，缺乏幹這一行的必備素質，再幹也幹不出名堂，純粹瞎耽誤工夫，還不如早點改弦易轍，幹點適合自己的工作。

按照舊俗，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有各自的祖師爺，自己之所以能在這一行站住腳，是因爲祖師爺賞飯，所以，逢年過節，每個行業都要上供燒香，紀念祖師爺。教書先生祭拜孔夫子，木匠祭拜魯班，鐵匠祭拜太上老君，商賈祭拜陶朱公，屠宰戶祭拜張飛，剃頭匠祭拜羅祖，釀酒的祭拜杜康……一是感謝祖師爺賞飯吃；二是希望祖師爺保佑自己生意興旺，招財進寶。一般來說，如果有經驗的師傅或業內行家，判斷你是「祖師爺不賞飯」的那號人，基本不會看走眼。比較明智的就是趕快改行，另尋出路，千萬不要一棵樹上吊死。

相聲大師侯寶林，相聲說得爐火純青，功夫蓋世，當然希望家人繼承他的衣缽，好把家傳絕活傳下去。他有五個子女，但「祖師爺賞飯」的只有侯耀文一人。他的孫子侯軍坦言，出身在相聲世家的自己其實很喜歡相聲，可小時候爺爺不讓他學，說「祖師爺不賞飯」，要他去學廚藝，後來，侯軍果然成了一個名廚，而且還身兼電視台美食節目的主持人，事業風生水起。

西諺說：上帝給你關上一扇窗，就會給你開啓另一扇窗。同樣道理，這個祖師爺不賞飯，那個祖師爺會賞飯。博爾特一開始練板球，「祖師爺不賞飯」，後來改練短跑，大放異彩，成了著名「飛人」。章子怡先前練舞蹈，「祖師爺不賞飯」，後來改學影視表演，一炮打響，如今已成了「國際章」。我多年前有個同事，聰明、好動、會來事，雖學師範出身，但課確實教的不咋樣，還有被學生集體「罷免」的紀錄。我們幾個老師都勸他，既然「祖師爺不賞飯」，還不如乾脆改行。他後來去了機關，果然如魚得水，發展順利，很快就當上了科長、處長，不到五十歲就成了內地某大學最年輕的副校長。教書不行做官行，人家那飯可比我們要吃得香，他後來見到我們都很客氣，感謝當年的提醒之情，幸虧及早改行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

當然也有例外。周信芳十五歲學戲時「倒倉」，嗓子壞了，師傅很難過地對他說「祖師爺不賞飯」，勸他改行。周信芳脾氣倔強，不信那個邪，「倒倉」之後，他揚長避短，重做、重唸、重情、在實踐中琢磨出適合自己的獨特藝術風格，聲音雖沙，但有蒼涼質感，重力度和響度而不以高亢取勝，反倒形成了獨具一格的「麒派」，他個人也成爲與梅蘭芳齊名的京劇大師。

退一步說，就算是「祖師爺不賞飯」，你要是眞心喜歡，那就堅持幹下去，即便幹不出名堂，只要自己高興就好，還有什麼比幹自己喜歡的事更有意義呢？我當初喜歡文學寫作，曾拿過幾篇文章給一個著名作家看，他當時就不客氣地說：「你不是吃這碗飯的材料，缺乏才氣與靈勁，還不如幹點別的好。」說得我很泄氣，一度想放棄，可就因爲喜歡這一口，就一直寫到今天。雖然確如那位名家的預言，我不出意料地沒寫出名堂，但從中得到的樂趣，也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。畢竟，成功並非唯一目的，在通向成功的路上，也可以收穫許多意外的喜悅。

而且，斷言「祖師爺不賞飯」的師傅也有看走眼的時候，不是說「一切皆有可能」嗎？也說不定的，那就要看你的運氣了。